



母亲曾经对我们说……

□ 秦兴夏

母亲去年12月18日走了,享年86岁。她就这么突然地走了,没有留下一句话,也许她平时说的太多了。她一辈子喜欢说,不仅能说而且说得在理,说得几个儿子媳妇女儿女婿服服帖帖,连做过小学校长的父亲都言听计从。家里大事小事、人情行礼一概由母亲操持,儿女教育更是责无旁贷。母亲什么也没有说就这么突然地走了,虽说是自然规律,朋友也都劝慰,这么大岁数能安祥地走,是她前世修来的,但我们对母亲的去世又怎么能不悲伤?她人虽走了,但说过的话无时无刻不回响在我们耳边……

母亲生前曾说:我走了就搁在高邮的小房子里,省得你们儿女几大家子回老家,吃也不方便,住也没处住,也不要请多少人,更不要吹吹打打唱什么戏。我伟大的母亲最后竟还是替我们做子女的着想。母亲为我们儿女着想的又何止这最后一件事。几年前我的腿受伤,她多次拖着疲惫的身躯前来看望,并带了许多黑鱼、猪脚瓜子等,而她从舍不得自己买了吃;三儿媳过生日,她人在北京还打电话回来安排买礼物送去,并说三媳妇父母不在了,不能让媳妇失望;新体育公园建成了,我曾多次说要带她去玩,她总是说你们忙不妨碍你们工作,这成了我的遗憾!近年来,母亲坐轮椅下楼不便,却不同意我们置换房子,她不是为自己着想,而是考虑不能将90多岁孤寡一人的姑祖母丢下……

母亲生前总说:我这辈子满足了。是的,她含辛茹苦将6个儿女培养成人,多数成为国家公职人员,又带大了孙男孙女。外孙分别在高邮、扬州、合肥安居乐

业;大孙女在扬州结婚成家,3个孙子又都在上海就业定居,并见到了重孙子。去世前十天,出生于上海的重孙子回邮办百露酒,她抱着重孙拍了张四代同堂的照片,甚是高兴。父母70岁那年,我们替他们在高邮北海买了套房子。每逢父母婚庆纪念日、寿辰都是隆重操办。83岁那年还带他们去北京做了一次开心之旅。

母亲生前常说:人不能欠人家的,对别人好就是对自己好。母亲一辈子,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我外祖母去世早,母亲从小与哥嫂生活在一起,后来又与出嫁的姐姐生活过一段时间,兄弟姐妹相处得很好。母亲十七岁就嫁给了我父亲,我们家世代单传,门族小,母亲很注意与乡邻邻里处理好关系。特别是公有制集体化的年代,虽然父亲做大队会计,但母亲从不仗势欺人,带头参加劳动。经常接济有困难的邻里和亲戚,哪怕是几斤米几两油几尺布几块钱。后来改革开放,分田单干,父亲做了教师,家里种田都是母亲带着一家老小盘算着做。子女上学就业,嫁女娶媳,砌房造屋等等一应都是母亲考虑在先,父亲定夺。儿女工作了,有的还走上了领导岗位,母亲就一直关照:要处理好人际关系,不要与人争名夺利;不管做什么工作,一定要有事业心,当干部的更要正派,千万不能把手压在人家门缝里,被人家前捣后戳。我做教师期间,每次学生考试成绩出来,她都会问学生成绩在乡里是什么名次;我后来调到机关单位,她就又反复交待,要注意小节,保持晚节,千万不能瞎来。

母亲走了,父亲说他很想她,现在有事没有人商量的,没有人与他一起回忆往事了。我们儿女要对父亲说:您的事就是我们的事,我们一定会像对待母亲一样对待您。我们儿女要对母亲说:我们永远想念您,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生产队的西瓜地在大河边,离村子有小半里路。

西瓜有拳头大小了,长得快的已散发出甜甜的香气。

生产队要派人看西瓜啦!不然,这些散发诱人气味的西瓜就没了。谁去?当然是六爷!

六爷叫王文高,但他不识字。因为家里穷,大队选贫下中农协会主席时,他就被选上了。当了贫协主席,成了大队干部,六爷还是认真真地在生产队上工。他身体单薄,主要负责生产队的副业生产,领着一帮老头老奶奶和大肚子女人做些小巧不言却又是不能少的活儿。

六爷需一个帮手,陪伴他,搭搭下手,队长就派我去了。夜里看瓜,早上可迟点上工,多好的事儿,何乐而不为。

一大早,我和六爷就忙开了。我们在瓜地中间理了块稍大点的空地,拔掉杂草,锯些棍棒树杈搭了两个大半人高的“人字头”,在两个人字头间架一木棍做梁,梁两边各斜放了几根钢芦苇(不同于普通芦苇,它又高又粗,芦杆很结实,故叫钢芦),罩上芦苇编的帘子,外面盖上塑料布,两块塑料布间的搭头搭得“老老的”,就不容易漏水了。在草绳两头扎上砖头,挂在人字头两边固定住塑料布,棚子两头再挂上草帘,用来挡风遮雨,简陋的看瓜棚就搭好啦。棚子里面铺层厚厚的稻草,稻草上铺上几块裁开的化肥袋,上面铺张棉席就是床了。

六爷从麦场上装了一笆斗麦稳子(麦子晒干扬净收好后剩下的麦芒、瘪麦子等杂七杂八的东西)来,点着了,生烟,可用以驱赶蚊虫。

这简陋的看瓜棚,将要陪伴我和六爷,度过甜甜的瓜季。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我期待着夜晚的到来,想象着在这四野的中间看瓜,睡觉。

天还没黑,我早早吃了晚饭,来到瓜棚。

四周转了一圈,天黑尽了。六爷点上马灯吊在梁中间,灯头捻得蚕豆大。把麦稳子堆在瓜棚上风,点燃,烟就顺着风向,笼罩了整个棚子。有了这烟,料想蚊虫不敢来了。

我站在棚外,看着四周。除了不远处的蛙声,四下里真静。天上的星星真多,真亮,我不知夜空是蓝的还是黑的。我有些说不出来的兴奋。

烟雾熏得蚊子不

来了,也熏得我们睁不开眼。六爷躺在地铺上,身上搭着被子,眯着眼睛说,反正我们不用眼睛看,只用耳朵听,多爬起来看

元旦期间,女儿打电话,说元旦不回来了,拿着奖学金与室友去游上海。说实话,女儿不回来,心里面还是蛮失落的。突然间想起自己也好久没回家看望年迈的父母了。他们此刻的心情一定也跟我一样吧!也罢!女儿不回来,那我就回娘家,陪陪父母。

说来惭愧,结婚之后,就以婆家为中心,有了孩子之后,又把孩子放在了第一位,一年中看望父母的次数屈指可数,就连过节也难得回去。

我起了一个大早,按照头天晚上所列的清单,买全了所需要的菜肴后,直奔娘家。刚到娘家院落门口,就听见老妈乐呵呵地念叨:“老头子,姑娘回来了,回来了,我听到脚步声就知道姑娘回家了!”妈说着打开了大门。

“妈,爸!我回来了!”看着一年比一年苍老爸妈,我既高兴,又心酸。爸爸接过我手中的东西,开心地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放下东西,系上围裙,我就开始准备忙乎了。老妈见状,连声说:“你歇着,妈来做饭吧!”

她说着就开始拣菜,剥葱。我从妈手里抢下菜说:“妈,今天就让女儿给你们做饭吧!我什么都准备好了,您就别烦了。跟老爸去房间取暖看电视吧。饭一会儿就好。”我就这么连推带哄地把妈支走了。哪知道不一会儿,老妈又过来说:“你煮鱼汤,我给你烧火吧!”(父母家砌了一个灶台,一直土洋结合,大锅与煤气一起用。)拗不过妈妈,也就同意了。老妈一边烧火,

腿翘得更高了。

一天夜里,狗叫个不停。骆驼大爷不放心,起床打个手电筒去羊圈查看。因为已进入冬季,会有小偷来偷羊的。不得了了,大公羊不见了,还有五六只小肥羊也被偷走了。骆驼大爷急得差点儿背过气去。

天亮了,村民们得知骆驼大爷的羊被偷了,先是和他一起懊恨,责骂该死的小偷,后来还是忍不住和他打趣:“骆驼,你滴个种羊没了,你滴个吃的、喝的不得人把你了,你吃什么喝什么呢?”骆驼大爷一拍胸脯说:“我还有一只小公羊,给它加餐,我滴个吃的、喝的还怕不得呢?!”

小公羊第一次配种成功了。骆驼大爷忍不住又在村民面前显摆:“有本事把我的羊全偷走!我的吃的、喝的又有了!”骆驼大爷走路腿又翘起来了。

杨二姨与杨巴巴

□ 曹坚

本功,都是心算,不大用算盘的,那时更没有计算器。交易在买方付款给交易员后,交易员在拿回手续费后把钱交到卖方手中即为结束。当时手续费率为5%,他们几个人都是靠这个吃饭。现在这帮人早作古了,这个行业也带到棺材里了。

我印象中还有个杨巴巴,他那时已四五十岁了,见人满脸笑,递上香烟打招呼,客气得很。走路头一跟一跟的,脚步一摇二摆的,这与他的职业习惯有关系。他是个贩老牛的老杆子,菱塘没有牛市,附近的仪征大仪、天长秦楠自古以来就有牛市,他都是车子去,人牵着老牛赶回家,头顶草帽手执牛鞭子脚蹬解放鞋,穿田埂走土路,优哉游哉。他是个慢性子,赶老牛急不得,所以贩牛人都有低头走路这个特点。国家明文规定,耕牛不准买卖宰杀,淘汰的耕牛要有兽医站的证明。而淘汰的耕牛叫菜牛,自古以来是不过秤成交的,手估目测看牙口,眼是钩子手是秤,估算能杀出多少肉,一条牛值多少钱,这架功夫的确了不起!走眼不走眼,赚钱不赚钱,全凭眼力,全凭吃了若干年牛行饭的经验。当然了,他们这行行规是:“牛肚里藏个猪,猪肚里藏个鸡。”他老杨的误差绝对在牛肚里藏个鹅的水平上,真牛得很。他贩买过来的老牛都卖给当地回民饭店,宰老牛前得先请清真寺的阿訇念个经。宰老牛的有个薛巴巴,人称薛大夯,一个人用绳索扣牛腿就能掣倒一头牛,放血,剥皮,剖肉,做下水,就一个人,牛皮上不叮一点肉,牛骨架上不作兴留一片牛肉的,剔得干干净净,全凭手上的刀工手艺,是把老手。两人老搭档,信得过,因为老杨有一半的命把子掌握在老薛的手中刀下,他和老杨都是同教人,脾气都一样,割下热烫烫的牛里脊肉来个十八铲子炒牛肉丝是他们的拿手好菜。

骆驼大爷和羊

□ 黄桂英

骆驼大爷,驼背,走起路来姿势特别,腿翘翘的,手一摆一划的。还有,说什么话都喜欢加个口头禅:“我滴个,我滴个。”村里大人小孩都知道他的绰号“骆驼”,倒是很少有人记得他的大名。

骆驼大爷喜欢养羊,大大小小差不多有二十来只。每天清晨,他大小不辞辛苦,把羊儿牵到有嫩草的地方去放养。走在路上,羊儿蹦来跳去,不是绳儿绕羊,就是羊儿绕绳,磕磕绊绊,有时候还差点绊倒骆驼大爷。骆驼大爷瞪眼,生气,高高地举起鞭子,在空中用力地一甩,不过他从不打自己的羊。

骆驼大爷养羊很有经验,自己培育了两只种羊,一大一小,大的已经给他带来收益。四里八乡的村民慕名而来,给他们的母羊配种。每次收取10—15元费用。得意之时,骆驼大爷会在村民面前显摆:“我滴个吃的喝的都是羊把的。”走路时,

看就行了,你也早点睡吧。我进棚,侧身躺下,紧闭双眼。这样,烟虽说熏不着眼睛,但它使劲儿往鼻孔里钻,让你睡不着。我用被角挡在鼻孔外,想把烟挡在外面,可无济于事。这浓浓的烟,无缝隙不入,不客气地进入鼻腔,深入双肺,让你无法入睡。我不能忍受,从棚子里钻出,还是去瓜地转转吧。

瓜地很大,四下里一丝儿灯光也没有。几声蛙鸣、几声虫叫,很快便湮没在黑暗里,把静夜衬得更加深远,叫人心里发毛。忽然,我脑子里浮现出鲁迅先生《少年闰土》里看瓜刺猹的情景,那少年闰土手捏钢叉悄悄向偷瓜吃的猹走去,举叉待要刺,那猹却从少年胯下窜过逃走。我很想看见什么,想看到有小孩来偷瓜。我还想看见有猹来啃瓜。这猹到底是个什么样儿呢?像不像黄鼠狼?人们把黄鼠狼叫作大仙,是说黄鼠狼机灵狡猾,黄鼠狼吃西瓜吗?猹是来吃瓜还是来捉老鼠的?这瓜地里有蛇吗,有毒蛇吗?

这片叫做大河边的地,六爷说,它是生产队的糖罐子钱袋子。这块地,势高,沙疆多,引水不便,难种稻麦,就用来搞副业。种棉花,种芝麻,种西瓜,请瓜侑子来放(种)西瓜。到时候,生产队卖瓜,分瓜,热吵得不得了。放西瓜的事我们不知道,收西瓜分西瓜吃西瓜,是我们经历了的。大河边产的西瓜比拳头大,碧绿,蜜甜,脆脆,剖开后,里面的瓢子、汁水和那蜜蜜的香味都出来了。一般吃西瓜是不屑吃瓜瓢的,可这些瓜的瓢子你却不舍不得用了,吸到嘴里,用舌头小心滤住瓜籽,咽入瓜汁,甜到心了。瓜分到各家,可了不得了,看那几个小男孩,光着屁股,肚子吃得滚圆,两手还抓着瓜往嘴里塞。吃着,拉着,身后跟着一群鸡,鸡们争着啄食小男孩拉出的西瓜籽儿,后面的人看着,笑着,骂着。这场面,在城里没见过……还有老头老奶奶们的最爱,一种很面很面的瓜,瓜蒂处散发着甜丝丝的气味,可瓜肉却不甜,只面,没牙的老老人,丢一块到嘴里,用牙跟便能享受,这瓜又叫奶奶哼、撕皮烂……这么好的西瓜,不看,行么?

我四周望望,稍远就看不真了,有人偷瓜,其实是看不见的。转了一大圈,用手电四处乱晃几下,没看到偷瓜吃的猹,也没见着偷瓜吃的人。

觉还是要睡的,我又钻进棚子。六爷还没睡着,见我回来说,睡吧,明天还要做生活呢。躺下,就是睡不着。我在心里唱歌,水乡三月,风光好……昏昏然不知所以。

天终于亮了。

我找到队长,要求换人。

队长笑着说,我就晓得你受不了这个罪!

一段日子后,瓜收完了,六爷看瓜的任务圆满结束,我却当了逃兵。

回娘家

□ 陆海凤

一边跟我唠叨着家常话。我们娘俩就这样默契和谐地忙乎着,很快,三菜一汤上桌了。爸爸乐滋滋地拿出一瓶红酒,找了两个杯子,对我说:“一起少喝点酒吧!”见老爸藏不住地开心,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责怪自己平时对父母的关心太少了。一直以为自己忙,每次打电话的时候,爸这头总是说:“你们忙就不要回来了,把自己的家庭与工作搞好。我跟你妈挺好的。”挺好的?其实他们内心里是多么渴望儿女们常回家看看啊。只是嘴上一直不说,永远为孩子们着想……

一下午,就陪着父母聊聊工作,聊聊家庭及孩子学习情况,聊聊自己身边发生的一些趣事。爸妈听得津津有味……

分手在即。见妈妈不声不响地准备着各种东西,我连忙阻止道:“妈,别弄了,我背不动,下次回来再说吧!”几番推辞,我终于轻装回程。爸妈一起送我到大路上,我执意让他们回头,妈只好说:“老头子,你再送姑娘一段路!”于是爸顶着呼呼的北风,陪我走了一程又一程,直到再三催促他回去,才犹犹豫豫地说不送了,然后悄悄从口袋里拿出一叠钞票,说:“你下个月生日,你妈让我给你的。给自己买点喜欢的东西。”我一愣,瞬间感动了!每年自己的生日自己都不在意,却没有一次被爸妈给忘了的。“爸,我都工作了,不缺钱!”爸假装生气地说:“那也得拿着,多备点钱,做什么事都踏实!”说完,硬是把钱塞在了我手中,转身走了……看着走远的爸爸的背影,我再也控制不住了,泪水模糊了双眼……